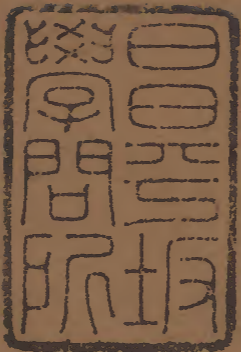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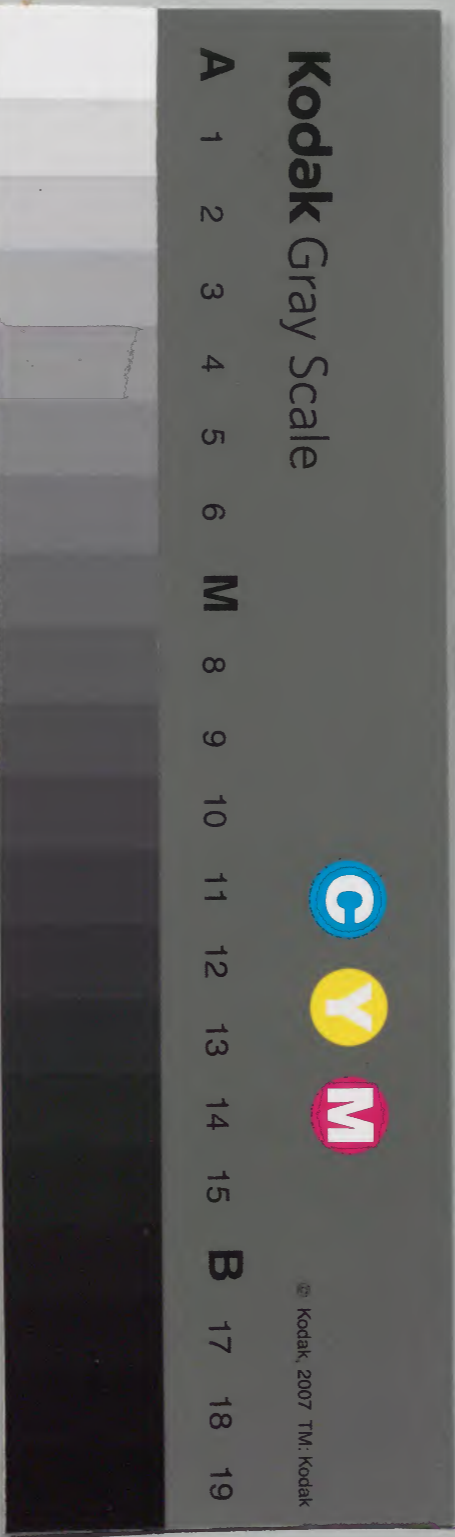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〇
一	二	二	二
四	二	九	二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二	〇	五	〇
一	二	二	二
八	二	九	二
架	册	號	類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26)		
函號	299	47	



古文載道編卷之十二

淺草書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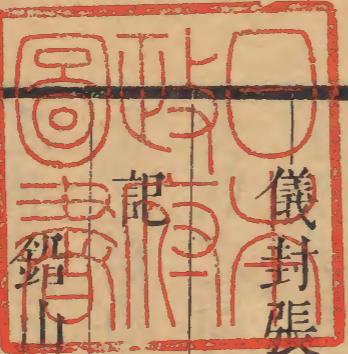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受業閩中

柳 璿荆石

全校

陳紹濂尙友



鉛山縣修學記

真德秀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
矣邇之修者益壞士無所肄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
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眡太息亟
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美廼度功而賦役焉首
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廂祀先

賢於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費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砥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義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乎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

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卽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卽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一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

是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
靳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瑯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
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
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
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
興又宰斯邑

學以成已成物不適於用則爲無本之學而已彼揆藻
摘華雕龍繡虎旣無補於身心又無益乎家國不大負
建學造士之意哉胡安定作經義治事齋正欲學者各
適於用也知無適於用之非學則返而所以求其實者

自不容於不亟矣

阜林鄉學記

吳海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祉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學教授林垓子之所創也隘陜弗稱廢且百年其孫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于溪之陽曰阜林建禮殿講堂左爲列舍以肄諸生右爲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幽廊廡周嚴庖湏完具道無所出里人李麟築田爲之地有關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治工於洪武十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爲田十畝前有湖其菱魚之利入于學旣成來徵記于郡人吳海海惟古先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

本民朝夕出入息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爲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爲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爲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橫流于天下洋溢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正道於以昌明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于書

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顧學莫先於立志志旣定然後卽物以窮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爲利近名之心則非爲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之他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下風

因鄉學之創上溯先王之制而以闢異端崇正道立言煌煌乎巨儒之文直與南軒先生諸學記並垂不朽

讀書堂記

吳海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藍君仲晦爲書其扁且命介以來
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
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己之法莫不昭
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後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成已成
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嘗不由此者子夏
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以爲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
惡其佞顧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
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岐
之惑諷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

優游涵泳沉潜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
孳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
勿足則人百已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
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聞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蛩音
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爲己也以利則爲人
也爲己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己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
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爲人則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
耀世俗媒取利祿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
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
讀書名固予所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

志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
德之助

讀書之道篇中言之詳矣而歸之於正誼不謀利則尤
得本原董江都張南軒而後何意復得此解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鄉三世矣海于蘇氏識其父祖子孫
 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生廣其德
 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而濟之之力殆欲忘其身者而
 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稚有知即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
 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聞聞于旁邑人皆信之無異
 辭蘇氏舊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之宮室器物凡
 命名取義必有自儆近世率為賁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
 飭厲而力行之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
 行之名實相副而不浮者歟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天我

種德堂記

吳海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鄉三世矣海于蘇氏識其父祖子孫
 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生廣其德
 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而濟之之力殆欲忘其身者而
 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稚有知即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
 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聞聞于旁邑人皆信之無異
 辭蘇氏舊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之宮室器物凡
 命名取義必有自儆近世率為賁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
 飭厲而力行之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
 行之名實相副而不浮者歟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天我

固
有
之
也
故
自
吾
之
愛
親
慈
子
而
推
之
以
及
人
之
老
幼
吾
食
而
閔
人
之
不
食
吾
衣
而
念
人
之
無
衣
已
安
而
不
忍
人
之
危
若
其
惻
隱
之
情
出
于
天
性
隨
遇
而
發
非
以
納
交
要
譽
于
人
求
報
冥
冥
于
天
也
天
道
無
感
而
不
應
人
道
無
施
而
不
酬
顧
爲
德
者
不
可
以
是
而
設
心
矣
蘇
氏
之
樹
德
已
久
感
者
宜
應
施
者
宜
酬
則
將
在
其
子
孫
夫
承
二
德
之
後
不
可
以
不
謹
矣
德
所
以
承
德
也
不
德
所
以
墜
德
也
生
勉
乎
哉
夫
恩
惠
及
人
德
之
餘
也
孝
弟
忠
信
仁
愛
誠
實
著
於
身
德
之
本
也
而
祖
而
父
之
所
種
皆
自
其
本
而
推
之
也
夫
祖
宗
種
德
于
前
子
孫
繼
德
于
後
迺
所
謂
能
子
也
生
勉
乎
哉
詩
云
無
念
爾
祖
聿
修

厥德又曰譬猶農夫是穠是裝雖饑饉必有豐年請以是爲種德堂記重爲之銘曰

天降民德五常俱全匪我獨有于人則偏惟人之發於心最先推以及物寧爲不賢有美蘇氏其心塞淵周貧恤患濟弱扶顛曾是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人心如田爾種爾藝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善繼勿墜嗚呼勉旃樹德務滋尤必世德作求後人若不德則先德斬矣培而壅之有加無已斯能光於前而裕於後故人樂有賢子孫也

永思堂記

吳海

吳元育於其居室之東闢一堂以爲祠舍垣墉周嚴門庭
邃深清閤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至於禰揭
以永思求予記之曰願聞所以起予衷警予惰勸予後者
庶幾是堂賴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居是堂者皆子孫所欲
孝而不可得焉者也欲孝而不可得焉則其思將何已乎
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與存聽之而無與傳也夫安得
不思乎定省無所與施溫清無所與時出入無所告行無
所受命也夫安得不思乎至於霜露降而天氣肅春雨濡
而時物變思之不能已而將有事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

笑貌聲音志氣嗜慾不絕于耳目心思然後彷彿乎有見彷彿乎有聞入室之日焄蒿悽愴冀其洋洋乎在上也苾芬豐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撤將餽而凝知神之享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於子孫苟可以厚之無所不至子孫之于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豈足爲孝欲孝者惟在於思乎思承歡之無從而精意以致享思聞教之不復而臻志以自修爲善必果思以爲親榮見惡必避恐以爲親辱當事而思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以謂永思也于是堂乎奚有于吾言又奚有詩曰永言孝思又曰綏我思成蓋先靈雖遠一氣攸關

思之思之自鬼神通之矣極之爲善去惡以思不辱其先則世德相承而馨香可薦孝子事先之道孰有大於是哉

祠堂記

吳海

昔先君子嘗書積善於家以自命其在外亦書之在器或
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堂詔不忘
焉夫善人所固有也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爲性也發而
爲情亦未始不善也耳目口鼻累乎欲視聽言動出乎已
物我相形萬事相感利害相權也日用酬酢之間有不得
其正焉斯其爲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於外也存其固有
者而已矣故雞鳴而起孳孳焉一言之發必稽一事之施
必慎晝之所營夜以自考夜之所息旦而驗之造次顛沛
不敢忽而况其餘乎夫莫高於天天者高之積也莫厚於

地地者厚之積也莫大於聖人聖人者盛德之積也然則君子爲善可以有已乎哉抑古人有言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夫善惡之勢常相持也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善一日不積則隳一念不繼則怠成者易毀隳者難全至甚可畏也海以是名者亦惟先志是述將垂之無窮海之不肖敢不戰兢夙夜他日將見先人于地下惟是後世子孫奉承不替則海實大願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銘曰

人性至善出乎自然孰能安之其動也天衆人不能氣拘物誘本心旣放遂失其有子孝臣恭夫正婦從豈人實爲

惟帝降衷視聽有常言動有則一毫不順乃害于德嗚呼夙夜敬之戒之勿縱爾欲勿興爾私欲勝則流私勝則蔽怠勝則滅巧勝則僞人心孔熾善端實微初六履霜堅冰以之精緻其知勇致其力纖惡不爲善乃可積積日爲月積月爲時三十六旬積而爲葦積葦成杼積粒成廩縷粒或遺于積奚取父積遺子子積遺孫孫亦有後來昆初雲凡是衆善皆我固有匪爲人積曷其不可已則不善又以加人不愧于心不畏乎天恭惟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爾罪罔極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嗚呼可不慎歟

人性本善而有不善者物欲蔽之耳故當從善端發見處漸而積之以至於念念皆善事事皆善則人欲消而純乎天理矣然士君子積善於家亦存其固有而已不求人知亦非以圖報也揭此於祠用承先志其真儒而孝子乎

後記

吳海

海旣表積善於祠堂仍扁其外扉曰思孝戒奉先者必遵訓也古今人累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惟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爲耳而善之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爲耳而爲善之美有光前世此祖宗所望於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之心乃以爲孝非曰享祀之而已夫孝而後能享其親故合天道之宜因時物之變中心怵惕而悽愴思之不忘誠極而著烹熟羶薌奉承以進懿信愛敬盡禮而不過失焉鬼豈有不享乎不然則宮室雖修服具雖美豐盛粢潔牲腍酒清而孝不至焉神

或吐之矣夫古人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祭之日樂與哀半夫事死如事生則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古人之祭如此乎故夫祭非難也忠愛之爲難忠愛非難也思爲難思非難也孝爲難將入室者必視斯扁知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爲人念祖訓之至勤不孝不可以爲子日夜思進于善焉則上可承祖宗而下有以啓于子孫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嗚呼可不敬歟銘曰

維父與母實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話言莫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之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有不能孝

爾心豈安積金遺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百世寧有書不能讀積亦徒爾惟善固守孝可動天爾不媚天將胡媚焉明明祖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爾世世積凡百子孫敬之無斃

世間不乏先德所貽至不肖子孫傾覆殆盡良可浩歎念祖在於修德而思孝方可奉先至哉言乎凡爲人後者各宜書一通以爲鑒



友蘭軒記

吳海

宗姪克成以友蘭字其軒請予記之予曰美哉蘭夫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芳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蘄于人薄矣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益深矣此三者君子之德具焉夫君子德修于已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恐其暴著故始若虛終若愚敏乎若不足浩乎若不知其有餘善實內克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遯世而無尤昔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爲猗蘭之操楚屈平作離騷引蘭以自况若是乎蘭之足重今克成將以爲友豈特愛其素枝紫莖綠葉青青者乎夫光風

古文真經 卷之二 六
惠日暢其和明月白露耀其清嚴霜積雪厲其貞階庭深
谷所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然則克成與蘭居不猶入善人之室哉克成善友之其以
蘭爲益友四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翫其美之無
斁感于中以自得至于久而不聞其芳克成友蘭乎蘭友
克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將使一鄉之士化爲克
成而爲一國之士皆願爲友焉其機括良在于是克成勉
之

幽芳自賞君子闇修之道則然而蘭似之友之者殆有
比德之思乎名論層出真足厲幽人之操而生空谷_光之

知止軒記

吳海

天下之福恒生於無欲而禍每起于貪貪者無厭無厭則
不知止不知止則禍必恒隨之然自古及今相接于目前
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福樂得禍哉由不能止其貪耳邑人
某年少爲郡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悟曰吾親老不能養
顧爲是役役乎卽棄之去郭南三十里居焉疏圃鑿池田
園自適又創小軒以時燕息環植花卉奇果設几案琴書
筆研客至焚香烹茶酌酒賦詩爲娛友人名其軒曰知止
予舊識某比年因臨川傅德謙往來益熟夏日至軒中某
請曰願得先生一言予曰諾哉世之言知止者多誦而不

能行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可哉夫富與貴孰不欲而有命焉烏可貪之以求必得而不得則歎乎珠璣象犀兼金大貝產於海外之國去中國數萬里舟行千日而後始至風濤之與凌蛟龍之與爭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可止也幸而再遂則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則不勝其富矣而不止撞檣折拉于浩洋之中骨肉克委于魚龜之腹故無時乎止矣高官重爵大圭長組朝廷懸之以待賢俊功能王公之尊嚴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造次也慕祿者必趨焉傅會投合鑽刺攘竊幸一得焉可矣再進焉過矣愈進焉極矣彼德不酬乎位才不任其職廢事曠

官折趾覆餗少焉刑罰之加大則誅戮之慘故無時乎止矣噫行不知徐必蹶而止食不知飽必飫而止飲酒不節必濡首而止小事尚然而况大者乎老子曰知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止無時而可止必至于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于其壯壯而不知止者猶望于其老世固有自恃其智老而冒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子喜其名軒之意與予合故記之

知止之說出自老子與吾儒不出位不願外之意微有合者亦可爲世之貪得無厭者當頭一棒

有以足於中無待於外裕于己不求于人則心逸而體順
 神融而氣和樂之發於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充然陶
 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為樂耽
 祿者以勢位為樂彼內實無有而恃物以矜不得則戚得
 之則惴惴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耶乃至老釋之徒遺
 形骸絕聖智亦姑足謝外膠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固有
 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
 之不勞隨寓而安無入而不自得昔者夫子飲水曲肱而
 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

獨樂千古軒記

吳海

有以足於中無待於外裕于己不求于人則心逸而體順
 神融而氣和樂之發於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充然陶
 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為樂耽
 祿者以勢位為樂彼內實無有而恃物以矜不得則戚得
 之則惴惴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耶乃至老釋之徒遺
 形骸絕聖智亦姑足謝外膠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固有
 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
 之不勞隨寓而安無入而不自得昔者夫子飲水曲肱而
 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

體之知其所樂爲何事獨孟子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云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發揮明白聖賢之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傅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挺然自拔於流俗所居軒題以獨樂千古間謂予曰是崇德所自命朋友有欲爲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子予曰夫君子之樂將與衆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而君以古名何恻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欲與衆而同斯世也顧衆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與衆異異不可以苟同夫烏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同遊心千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烏得不於古哉且

君嘗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相尋聖人所以酬酢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此兀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衆人之樂有若此者乎否也于是傅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爲記

曰獨樂便有自私一已之意曰千古便有遺棄目前之思若聖賢之樂祇此天理流行無入不得萬物皆備隨處而安何有於獨亦何必在千古也周先生嘗令學者尋孔顏樂處却被此君一口道破

改軒記

吳海

宜春夏生請於予曰敢問爲學之道予曰精知而力行之
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何如予曰改之改
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聖而不吝改過遽伯玉屢察
其非而至于化仲由喜聞過令名垂無窮古之聖賢猶爾
况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大善也不改而遂失之天
下之至惡也非遽爲至惡也涓涓可以滔天星星可以燎
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惡也然人孰肯受天下之至惡哉
試以號于衆曰予不欲爲天下之大善耶欲爲天下之至
惡耶則孰不艱然怒曰是薄我若是且孰不欲爲善人乎

試嘗察之則其所爲已多不善猶忿人之告已也宋趙康
靖公嚴于自治嘗取黑白豆二器寘瓶于几上每行一善
卽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卽投黑豆數日較之初黑多後適
均又後黑絕無矣古之人重改過若此夫知其不善而日
日改之以至於無可改豈不爲大善乎不知而不改與明
知而不改自棄者不可與言改矣况念慮之微方發於中
有善有不善惟自知之他人不能與爲力也然知之誠難
知之精在乎窮理而已子誠黜子之心而觀古人心以
古人所行驗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予觀孟氏答
陳賈戴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戒也夏生瞿然曰謹奉教卽

日以名其軒併求書此爲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貽夏生一
以傳聞過齋自警

朱子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
終不及改矣可知改過不吝所以能成其爲聖也今人
之終流於不善者大抵怙惡遂非之念悞之耳此文暢
先哲之旨以立言不啻鍼膏肓而起沉痾

淡軒記

吳海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嘗于無味非其真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顧得之者鮮矣傅君德謙介特清簡有志古人淡薄之道每憤流俗汚濁欲潔身去之脫埃壒御冷風遨遊乎太初無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絕粒臂不能植翰耳所居軒名獨樂千古不理于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予曰噫夫所謂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有味而皆無味惟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淡而不厭是也楊雄云大味必淡然非易牙所能嘗也人惟德不勝欲而爲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

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湛然義理以爲之主則道充爲富不待乎千鍾身安爲貴無藉夫五鼎蔬食惡服不與易文繡膏粱湛然此心淵乎止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爲悔達不爲喜而天下之物惡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世利之徒忘身以徇慾決性命以饗富貴者猶蠛蠓之慕醃蠅蚋之甘醢誠不知其何味而又何嗜然旣謂吾淡矣又敢與之語味哉若君雅志冲淡知用不諧于時覺天下之物爲無味而獨沉酣乎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處栖遲偃仰于一榻之上清風時來振膝微吟明月入懷引盃孤酌今來古往遽然一客意到無語與軒相答問軒比南陽諸

葛廬西蜀子雲亭謂何曰諾遂書此以爲記

子思子云淡而不厭諸葛武侯亦云淡泊明志至淡之中至味存焉非沉酣乎理窟者不能知也夫附羶逐臭世味溺人甚矣安得此反始之論與共遊無味之天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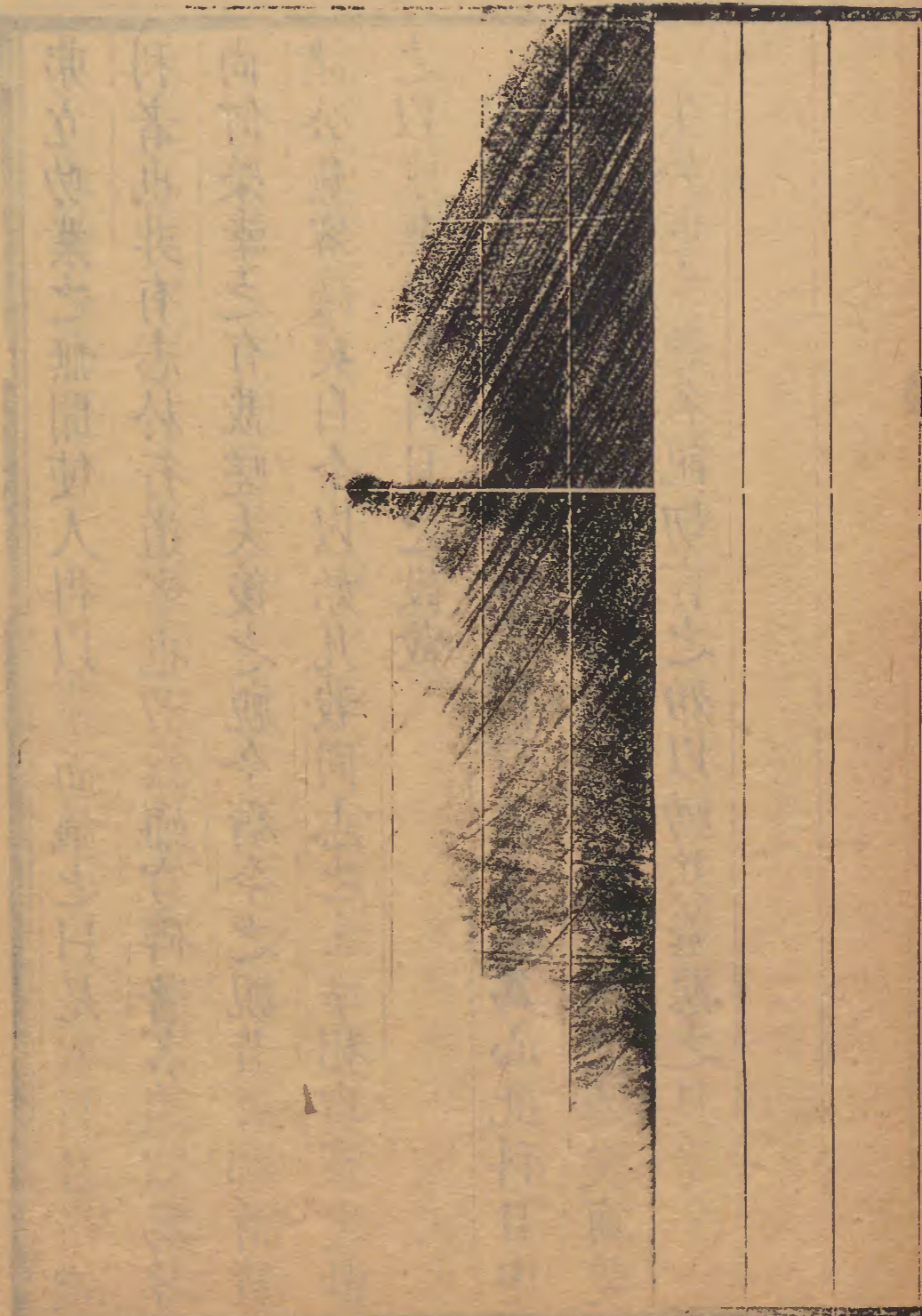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爲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
非以爲身之榮以科目爲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
以科目爲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爲
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
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勵人心之一大機括歟淳
安自宋元來士之第進士者旣皆刻石樹之學宮而我朝
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士巴陵鄧
君廷瓚受命來尹是邑舍菜之暇見而嘆曰我朝崇重進
士超越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顧題名之石未立非

古文事類彙編 卷十二 正誥堂
缺典歟於是命工礱石自洪武開科以來凡邑士之登名鄉試會試廷試者悉次第刻之虛其左方以俟來者尹之意非以爲榮而以爲勸誠知所重已茲以述職來京屬予爲記惟進士之科始于隋唐盛于宋元而尤莫盛於我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上之取賢士之行道此爲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玷于科目爲貴未進于此者不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有一念自怠之意檢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修學不加勤節操之

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爲辱尚何榮幸之有哉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勗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明朝廷取士之意而進之以行道立德爲心此科目中所以有真人品也若名存而實去則或承之羞矣商先生於進士題名記切言之殆以動其羞惡之良乎

淳安縣志 卷十一 三



重修尊經閣記

商 輅

淳安縣儒學明倫堂北景泰間肇建尊經閣以貯聖朝頒
降大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五倫諸書落成且久說者謂
是閣基構偏西與堂之中弗相直非制之善蓋閣東舊迫
民居勢使之然欲斥其地遷正之事在為邑者率因循弗
果已而督學憲副劉公鈞按縣因典教彭公英及諸生之
言屬意遷改適新令王君衡下車欣然任為已責捐俸倡
義眾皆樂助遂市閣東民地闢而廣之壘之使高築之使
堅石其傍使固卜日遷正俾與堂等修葺藻飾視舊有加
偏東得隙地復建樓三間以資遊息直前建兩廂以便肄

古文或道編 卷十一 記 三

業於是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重門軒轄八窗明朗閣之中
典墳盈几牙籤滿目閣之外峰巒環拱如屏如嶂風晨月
夕衣冠登臨可以滌煩襟消塵慮使人神閑氣定心靜情
怡誠學宮之偉觀也僉謂不可無述典教走書徵記予聞
孟軻氏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士之所
學者正心也正身也推而行之正家也正君也是故跬步
不離於正也况藏焉修焉之所而可使弗歸於正乎是宜
憲副主之賢令成之舍其故而新是圖易其偏而中是適
於是觀者有所感發學者有所興起雖欲弗歸于正不可

得矣雖然此士之得於外者也若乃閣之所尊者經也經
之所載者道也尊經所以尊道也是故道以修身非經則
道無由明何以爲修身之本乎道以治人非經則道無由
顯何以爲治人之本乎古昔聖賢之道弗行於當時而幸
傳于後世者刪述訓釋之功經所由成也我朝列聖之道
被冒于當時而垂裕于來世者闡明表章之功經所由盛
也士生文明之世沐教育之恩固宜朝此經暮此經佩服
此經使正心正身之功無不盡而正君正家之要有所資
夫如是則道不在經而在我矣然此尊經之爲閣也豈徒
然哉今茲遷建之功豈小補哉用書以爲記王君稷山人

由進士爲令勤敏清慎其所造未可量云

經所以載道修己治人莫不出此故尊經正尊道也大
儒之言具見原本卓乎不刊

張右史進學齋記

商輅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
而興莫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
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
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尊
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
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
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
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
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

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
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于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
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
之運于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
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
之欲進于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
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
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
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
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簣則疾病之際未嘗

不在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
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
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
滅裂苟媮之習而亟捨於旣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
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翫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
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內以修身外以治
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
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
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
未立哉

朱子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乃所謂進學也篇中暢快言之無非儒修之極則至勤
破今時學者之弊殊令人憮然自失矣

厲志齋記

吳與弼

事必有志而後可成志必加厲而後不怠蓋志乃心所向
而厲則自強之謂也農之於耕工之於藝商之於貨莫不
皆然况士之爲學乎世之志於學者孳孳早暮不可謂不
勤也其所求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效而已志雖益
勤學雖益博竟何補於身心哉是則非聖賢志學之旨矣
聖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
修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故君子之心必兢兢於
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爲天理而當存何者爲人欲而當去
滔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行優柔厭飫日就月將

毋期其近效毋欲其速成由是以希賢而希聖抑豈殊途也予年弱冠賦厲志詩曰夙興夜寐孳孳惟義矢有成人毋安暴棄當是時於聖賢爲學之方頗得其萬一而自謂古人有不難到者不意多病侵陵與事乖迕而志益荒碌碌於衆人之中倏忽十更寒暑此心一靈或興感於中夜或發憤於窮途日時旣往悼道無成昔者之志回視如夢其悲歎之極蓋無復有意生於世也此無他志不加厲之過也友人傅秉彛名其子嗣裘讀書之齋曰厲志予一日訪其齋命嗣裘請益予感其齋名同予詩也因告以自得之由與自棄之實而勉其不可不造厥極焉秉彛善予言

且請記諸壁云

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故惟加厲不怠則能自強而不息能自強不息則不患志之不立而於以造厥極無難矣

節孝堂記

羅欽順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璫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閒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極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恆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孫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

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日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表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咏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爲人爲獸爲君子爲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爲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

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盡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况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我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竝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爲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

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爲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柏舟自誓終能得舅姑歡心而撫其子以成立此堂之所以作而名之所以扁也孰謂一婦人女子無關於勵俗維風之事哉

閑齋記

羅欽順

齋以閑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爲累耶然則安可不致夫閑之之功邪既閑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於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既具衆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徧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真而卽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違聖人也或幾於霄壤矣蓋邪之爲累如此不有以閑之可乎夫閑闢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於內必嚴以防之使

其無間可出可欲之物引於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間可入恣其大無忽其小慎於始無懈於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羣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閑之而自無不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為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閑之惟艱也在昔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為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顏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過之不貳此則閑邪存誠之明驗也然非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閑邪者窮

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充其志哉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志既足以及之矣万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閑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為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為宗伯之貳蓋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甚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然晚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主宰日益精明羣邪自當遠退直揭出所以閑之本而

又歸其功於明健則所爲朝夕顧諟而加之意者斷非泛然爲功可知也

章丘學記

施閏章

自京師至天下郡縣皆立學祀孔子師儒無缺旣廩周給經史之籍具在可不謂大備者乎教化之不興士習之不淳美其故何也古者士出于學師儒董戒教學相長先以祭菜鼓篋之文詔以絃誦干羽之事董以夏楚之威臨以天子養老乞言之典重以世子齒讓之禮歷以三年九年之期考校以小成大成之學其士畏敬而不敢悖服習而不遷優游漸被以幾于化學之入人深也三代以下惟漢爲近古高帝過魯祠孔子太牢漢之文治實始基之其後置博士弟子辨五經同異石渠白虎之議天子親臨決焉

于時士多厲廉耻起自薦辟用經術爲政事文章其季也亦矜尚節義太學諸生與漢相爲終始魏晉以下遞興遞廢唐太宗立學召名儒廣生徒頒註疏一時稱盛及宋仁宗詔天下州縣立學親謁孔子始行再拜禮綱目特書之而濂洛關閩諸儒後先輩出聚徒講學修明孔子之道以庶幾不墜經學莫盛于漢理學莫盛于宋蓋春秋以來所再見也學之效章章如是自元而明建學立廟祀孔子封爵典禮茂以復加至于今修舊舉廢著爲令於乎何其盛也今之學蓋難言之其以教爲職者名存實廢無所董戒非臺使及學使者詣學行禮則諸生不至使者以講書爲

故事下務記誦塞責上益厭不聽或顧左右言他漫無可否畢則拂衣去諸生遠且貧者奔走于館餐其富貴子弟統綉相尚睥睨先生長者名以俎豆之事不應亦不敢投甚矣學之衰教之不行也齊魯列郡首濟南而章丘又岩邑土高壤沃多山川人物之美而學廢不治前學使戴君咨于縣令劉君僉謀於諸生分任厥役有差廟學修舉會劉君擢去未竣逾年閏章至亟進諸生踐宿諾而新令張君先之余又少助之先是兩廡無木主置則旋毀爲橫版書姓氏其上享禮畢備諸生請記之嗟乎道衰久矣聞人言聖賢大笑之閏章未得爲聖人之徒而不敢自外聖人

之教夫以輕裘肥馬酒食徵逐之餘力出什一治學校罔不治以佔畢記誦時文之力治經史罔不該以求富貴利祿之心求聖賢之道罔不進以茲山川風土人物之美麟麟炳炳以日以年必有軼漢宋而追三代之隆者敬書之以俟其有事斯役者具載碑陰

學校之制歷代相沿慮無不具備也而奉行者視爲故事則觀感無由欲教化之興起難矣前古後今名實盛衰之故瞭如指掌至求喚醒鞭策學者雖頑石亦當點頭尤是吾師喫緊爲人處

重修餘干縣學碑記

張貞生

學校之設豈僅爲科目地哉蓋國家欲使天下之人爲聖賢中人且欲使爲聖賢中人卽爲朝廷所用之人爲地方所賴之人於是廣勵學宮崇修黌序以教育英才薰陶譽髦而天下之爲科目中人出其中爲聖賢中人亦出其中獨是上古無科目之名尤悔寡而祿在中天爵修而人爵從士之幼而學壯而行內度之已外度之時者無不相勉而爲希聖希賢之人後世有科目之名以舉業爲售玉之階以射策爲釣腴之徑士之工於營私巧於梯進始則患得繼則患失雖皆科目中人而究無希聖希賢之人有心

古文事類彙編 卷十二 正論堂
世道者知風會維挽端藉吾儒顧子衿而興慨撫泮壁而增嘆誠有不能已於懷者餘于江侯以名進士來宰茲邑謂邑爲人文淵藪賢哲挺生年來士風日頽道脈日衰下車未幾輒採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語錄合梓與諸生講明而尤以邑學未修俎豆不光捐資重新落成不日遣諸生余人鳳來屬予記謂聖宮歲祀有地諸生獲以觀摩曷貽一言俾羣識趨向以勉於道其自爲記則曰守令之職教化爲上催科爲下催科一時之需教化數世之利予讀再三輒不禁忻然爲干越諸生慶又不能不爲諸生勉豫章在宋有濂溪明有文成來官茲土而希聖希賢之士皆

出其門江侯鳴琴茲邑所急與諸生講明者惟此正學一邑之士行且繼前哲而任斯道由此而科目中人出其中聖賢中人亦出其中予何能不爲多士慶獨是爲多士慶則有不能不爲多士勉者邑學前此修於嘉靖丁未羅文恭作記有知見踐履自得之辨夫學固不僅在知見在乎踐履進此而言自得尤未易幾當日文恭言學重言自得而畧言踐履予謂今日言學則言自得尤宜重言踐履文恭時姚江以良知立教天下學者無不明於一知無不知之傳相率而爲高明廣大之儒爲之廣其教者但言一心自得其所而踐履存其間以語於今則講壇空虛斯道克

塞孔顏之學無有述明者所號爲士俱氣喪志卑隨流附影無論求自得者之難卽求一知見而踐履篤實者亦無不嘆爲難則爲今日多士言未觀其事業先觀其踐履而觀其踐履則莫若教之以朝廷學校之建雖以求爲科目中人實以求爲聖賢中人而士之三年一考試獲與斯選者惟不專汲汲於科目則處而爲士功名得失俱可弗問行不由徑非公不至閑邪存誠經明行修幸而得行其道則上可報國下可益民上接聖學下開來茲不媿科目中人卽不媿爲聖賢中人朱文公諭學者謂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伊川及門有

因蔡人少習戴記欲歸應鄉舉以科決科者先生謂是心卽不可入堯舜之道則知古先喆所孜孜戒勉固在求爲希聖希賢而不在僅誇一日榮遇者然則茲邑前賢科目濟濟稱盛今雖瘡痍甫起鄉舉乏響或以爲學者病而吾以爲亦何足爲學者病敬齋先生初未嘗以科名顯而孔廟從祀百世稱師惟是黽勉篤實見諸踐履言坊行表廉耻自持登江侯所修之堂而無媿於先師卽無媿於侯之倡明道學之意亦卽無媿於邑之遠而柴饒近而敬齋古城諸前賢之學雖不汲汲於科目安知不由此絃誦相聞聯翩喜起進而爲朝廷所用地方所賴也哉則侯今日膺

新命福蒼生所爲發軔於百里之區者可以不朽而吾之
爲干越同里幸而生前賢之後亦可藉是記以不朽矣
學校所以教育英才而能爲聖賢者未有不可以應科
目故朝廷所用地方所賴皆出其中否則徒求爲科目
纂組文章甚而氣喪志卑隨流附影一朝得志無可裨
補地方朝廷又安用若人爲乎

